

拾



柴 记

王韧 王拙
编著

一个家庭的写文本



甘肃文化出版社

拾柴记



一个家庭的写作文本

王韧 王拙 编著



甘肃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拾柴记 / 王韧，王拙编著. —兰州：甘肃文化出版社，2013.1
ISBN 978-7-5490-0398-3

I. ①拾… II. ①王…②王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作品
综合集IV. ①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3）第013383号

拾柴记 一个家庭的写作用本

王韧 王拙 编著

书名题签 / 林治波

责任编辑 / 王天芹

封面设计 / 李中安

出版发行 / 甘肃文化出版社

地 址 /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1号

邮政编码 / 730030

电 话 / 0931-8454946

网 址 / www.gswenhua.cn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兰州新华印刷厂

厂 址 / 兰州市七里河区硷沟沿115号

开 本 /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
字 数 / 387千

印 张 / 24.75

版 次 / 2013年1月第1版

印 次 / 2013年1月第1次

印 数 / 1-1000册

书 号 / ISBN 978-7-5490-0398-3

定 价 / 45.60元

如发现印装错误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写在前面的话

温暖的源泉

童年记忆中，土炕边土台上一盏昏黄的煤油灯冒着黑烟，吃饭的炕桌旁父亲蜷腿而坐，孜孜笔耕。下雨天他不出去，就给全家人念他小说的草稿，对一个字、一个词、一句话反复推敲。比如《实心眼启启》最后一段大牛放车轱辘的声音究竟用哪一个象声字好，全家人展开热烈的讨论，嘴里不断模拟演示。“腾”“嗵”“噎”“轰”“砰”……一一揣摩，最后一致同意用“砰”更有气势，更形象生动。

父亲的文学创作在他从事繁忙的行政工作后中断了。他一直念叨着退休后重操旧业，未曾想1990年他因病住院后，手抖无法握笔写字，勉强口述完成并发表了《骠殇》《区别》《老友》等几篇小小说和散文。壮志未酬身先病，长使老父空嗟叹。

我的姥爷白希圣原是甘肃省农事试验总场的职工，平时也爱写点“豆腐块”在报上发表。20世纪60年代，姥爷到会宁县农村支教，父亲成了他的得意门生。姥爷假期回到兰州在家人前不断夸奖父亲。母亲是他的大女儿，不由对父亲产生爱慕之情。书信来往，恋爱并成婚。造化弄人，那个年代学习成绩好不一定就能上大学。父亲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，后来当上民办小学的教师。住在兰州安宁的姥姥在西北师范学院（现更名为西北师范大学）门前望眼欲穿却成空，始终揪心牵挂在乡间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劳作的母亲。姥姥的早逝与操心抑郁不无关系。“文革”结束后，父亲由小学民办教师转正为中学教师，后又调到县教育局工作，成了城里人，开会讲话，说着“会普”（会宁普通话）。生长在兰州市的母亲却一直在村子里务农带孩子，把我们姐弟四个拉扯成人，现在说着一口我们全家最地道的会宁乡村方言，衣食

草率，最具农民本色。

母亲早具文学天赋，上小学时作文常被老师做范文读，同学们戏称她为“白作家”。我以为惺惺相惜是她和父亲城乡恋的坚实基础。父亲病后，身患心脏病、关节炎等疾病的母亲就一直服侍照顾着他。等到父亲睡了，腿疼睡不着觉的她就开始歪歪扭扭地一字一句地写作。多少年不写字了，很多字都不会写，她就翻着孙女的《新华字典》一个字一个字地查。如此艰难，2007年她竟然写了几十万字的东西，仅《灰鸽子》就有16万字。母亲写的东西多为沉浸在往事回忆中的絮叨，我称之为“意识流”写作手法。为了让大家看着方便，我和王拙“左一刀右一刀”地横砍竖削。母亲不由得心疼，嗟喟着：“这些字弄得不容易。再说，字多了稿费也多……”是啊，那个年代，父亲发表作品的几元钱稿费可顶大用哩。如果告诉她，出版这本书，我们哥俩还得凑许多银子，她就更心疼了。

耳濡目染，我和小弟王拙打小就爱看文学书籍，上学时作文一直得到表扬。这次将我初二、初三写的日记编入，不加修饰，只想印证往日岁月留下的青涩足迹。一晃快30年光景过去了，同龄人或能从中也觅到自己的身影。有诗为证：祖厉河畔意彷徨，会师楼前说坚强。立志少年今何在？兰山夜雨黄河淌。这些日记如今翻看，一个十四五岁的初中生，时时在自省，天天在励志，为实现个人价值、为改变家庭境况、为祖国“四化”建设勤奋努力，孜孜以求。说实话，我现在上初中的女儿和她的大部分同学没有这种自觉精神，就连耽于觥筹交错、应酬频频的我回首往事，也恍如隔世，非常陌生。又自愧弗如，脸红耳热。看来，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知易行难。

王拙子承父业，考入父亲当年梦寐以求的西北师范大学，工作后又荣获广东惠州市首席教师，如今又当上了中学校长。他是个天生的乐天派，走到哪里，哪里就有笑声。文如其人，他的文字清新活泼，令人莞尔（举才不避亲，呵呵）。今年1月，他参加教育部一个出国留学项目所写的《布莱顿笔记》，就很有看头。将他在英国写的笔记辑入，全书文字跨度从陇中山村延伸到昔日的“日不落帝国”，不敢说是冲出国门，走向世界，也多少有点拉大旗做虎皮的意思。

三个小孩子写的日记和作文选了几篇，除了以资鼓励，也有薪火相传，后继有人的希冀。

关于书名。陇中贫瘠甲天下，小时候，稍有闲暇，大人就让我们提个筐子漫山遍野拾柴去。将一些枯枝野草拾掇来，一来做饭，二来烧炕，解决温饱。父母平时上地干活，也要随手提个筐子拾柴火。要是偶尔碰见几块别人没发现的干牛粪，就会喜出望外，如获至宝。是啊，那会为贫寒的家中增添多少温暖。这本书中的东西，除了父亲发表的作品过得硬（干牛粪？呵呵），其余的零零碎碎，不成体系，恰如枯枝野草般。但拾掇在一起燃烧，也能给人一丝半缕的温暖，增添些许追求美好生活的信心。加之父亲曾将他的一些诗作辑成一册，起名《拾柴小叙》，故此书名为《拾柴记》。

其实，最初和王拙商议是将父母写的文字整理成册，内部交流。兰州新华印刷厂市场部的王新祥部长看后，给予充分肯定，鼓励我正式编辑出版一本家庭成员合集的书。他还邀了厂里的美工李中安老师共同编排设计。人民日报社甘肃分社林治波社长欣然题写书名，兰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、兰州广播电视总台台长谢鹏、甘肃文化出版社副总编辑车满宝也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，同事唐和伟、方圆、王淼帮忙整理照片及文字，马有清、顾世荣校对文字，在此一并致谢。姐姐王田田悉心照料病弱的父母，二弟王晓雷扫描、打印了大部分文稿，妻子王端行和女儿王牧雨给我许多精神鼓励和生活上的关心，使我能够集中精力和王拙一起将本书顺利编完。

还有，父亲反复叮咛我一定要声明，书中许多纪实文字，涉及种种人事，未及细心修订。无论褒贬，往事如烟，随意飘散。不妥之处，万望海涵。



2011.11.6 于兰州黄河畔鸿运润园韧行斋，夜雨

目 录

拾柴记 SHICHAIJI

拾柴小叙 / 王汉英 (1)

冬梅 / 5 实心眼启启 / 11 水跃金霞 / 18 华主席送来红五卷 / 29 礼物 / 30 喜事 / 38 送别 / 42 心 / 47 洁白的雪花 / 57 老友 / 66 骡殇 / 68 大树那边的人与我 / 70 区别 / 74 书情 / 77 沉淀的回忆 / 79 拾柴小叙 / 82 病房日记 / 91 《云深斋书录》序 / 101 《拾柴小叙》后记 / 104

灰鸽子 / 白兰芳 (107)

灰鸽子 / 111 昙花梦 / 168 与蚊子战斗到底 / 171 生产队长的回忆 / 175 打鬼 / 182 小狗种碗 / 188 我也是小偷 / 192 静宁行 / 196 笔记三则 / 200

恰同学少年 / 王韧 (205)

初中日记第一本——1982年6月2日—1983年3月2日 / 209
初中日记第二本——1983年3月5日—1983年8月31日 / 253
给弟弟的一封信 / 281 诗三首 / 283 病闲杂记 / 285 没有心情 / 300 香港印象 / 301
从1978年说起 / 303 开心表演 / 305 赛事琐记 / 307

布莱顿笔记 / 王拙 (311)

Karl一家人 / 315 晨起杂记 / 316 第一次漫步 / 316 我是老外 / 317 宽容 / 318 Paul讲猫的故事 / 319 旅游专题课 / 319 朴次茅斯 / 320 教堂 / 320 今天有点累 / 321

伦敦初探 / 321 沙特王子 / 322 迪利亚 / 323 伊斯特本 (Eastborne) / 323 年关检讨 / 324 过年 / 325 信手写来 / 326 利兹堡和坎特伯雷 / 328 小城 Lewes / 330 转载：同学日志《生活闲谈》 / 331 布莱顿的春天来了 / 331 大英博物馆 / 331 转载：伦敦博物馆 / 334 做客布莱顿 / 336 穿街走巷看牛津 / 338 转载：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 / 339 转载：Sophie 扭伤了脚 / 340 图书馆里有天地 / 341 重大发现！ / 341 被抓了!!! / 341 不精明的英国人 / 344 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德 / 345 谈 Fuck 色变 / 346 你好 / 346 小林均、日本人及海啸 / 347 日本瓷器 / 348 慈善 / 348 悼念一个刚刚离去的人 / 349 示威游行 / 349 仿佛昨天板蓝根 / 350 红鼻子 / 351 大游行警报 / 352 偷得浮生半日闲 / 352 急救小分队 / 354 说几句英国交通 / 355 苹果遐想曲 / 355 康桥堤上金柳 / 356 英国农村考察报告 / 357 风笛声里苏格兰 / 359 英国教育见闻 / 362 这样的考试受欢迎 / 364 记一次野餐 / 365 解救蒙奇 / 365 难忘的一节课 / 366 跳蚤市场 (flea market) / 367 尾声：时有鸥声入梦来 / 368

小荷才露尖尖角 / 王甲地、王牧雨、王书未 (371)

椅子坏了 / 375 看电影 / 375 假如我是小学校长 / 376 爬山记 / 377 我的小叔叔 / 379 我的二哥王甲地 / 380 你也是一颗珍珠 / 381 为人性而感动 / 382 我的妹妹——牧雨 / 383

后记·平凡的写作 / 王拙 (385)

拾柴小叙

—
王汉英





1975 年在兰州参加创作班

王汉英，甘肃会宁人。甘肃省作协会员。1943 年生于一个农民家庭，1953 年开始读书，高考分数虽高却因家庭成分也高而无缘大学校门。1964 年起当小学民办教师。1974 年在《甘肃文艺》（后更名《飞天》）发表处女作《冬梅》，走上了文学探求之路。1975 年起在《甘肃文艺》编辑部当业余编辑两年。先后发表小说、散文《水跃金霞》《实心眼启启》《送别》《心》等作品二十多篇。1977 年转为正式教师，以写作之所长，教授高中语文。1980 年加入作家协会，是会宁县较早的省级作协会员之一。同年调入县教育局，历任办公室主任、副局长、局长等职务。退休之后渴望继续从事喜爱的文学创作，可受疾病折磨，始终无法握笔写字，从而成为心中最大的遗憾。2007 年获白银市第五届“德艺双馨”文艺工作者称号。

父亲当民办教师、我们姐弟就读的张湾小学就在这个山洼里





父亲工作照



父亲太平中学任教时的学生，前排右三是表姐雷永珍



父亲在会宁县文教局

斑驳岁月





检查农村小学



父亲



父亲在会宁县教育局



30 多年杳无音信的二伯父 1988 年从台湾来老家探亲



父亲带的毕业班合影



社员 王汉英

老队长要去大队林场当领导啦，我这个副队长心上像拴了个秤砣，忽悠忽悠的沉。老队长一走，这个担子不是要我来担了吗？

老队长是大队党支部委员，名叫耿忠。他这个老长工出身的基层干部，思想红，革命干劲大，有他领头，再大的困难，咱也不往眼皮里夹一夹，就用脚底板蹚了。

但是现在他要走了，我却在心里划开了道道。

划啥道道？因为在今天公社召开的生产队长会议上，要讨论当年粮食的增产问题。咱这当队长的，心里总得先有个谱呀！

我端着一只大黑碗，正一边吃饭，一边在心里掂量增产指标，忽然，“咚咚咚”一阵脚步声，从门

口闯进一个人来。我一看，是铁姑娘队的队长冬梅。

冬梅见我正吃饭，就收住脚，二话没说，就把一张大字报哗啦啦抖开来，要我带到公社会场上去。我一看，标题是“坚持前进，反对倒退”。嘿，头等大事抓得不错！我满意地接着看下去。可是，越看越不舒服起来，因为大字报上提到的事，虽然没有指名道姓，却看出是在批评我右倾保守，最后还把增产指标提得那样高——增产三成，真是吓死人！

我拿筷子狠劲地敲打着碗边说：“咱这东坡生产队，去年粮食产量在全公社冒了尖，多种经营也占了个头，增产潜力挖了个底朝天，现在油水不大了！”





冬梅瞪着一双明亮的大眼问：“那么，就到顶啦？”

我骨碌咽下一口饭，理直气壮地说：“咱们今年不是又添置了一台手扶拖拉机，繁殖了三头牛，一匹马，四个骡，怎能说倒退？只是我想，戳破天，只能增个一半成了。”

冬梅哗啦啦卷起大字报，“咚咚咚”地冲出了大门。

踏进公社的门，我立刻看到一伙人正围在一张大字报前在议论，公社李书记也站在人圈外，笑眯眯地看着。我走近一看，啊，这不是冬梅那张大字报吗！立时拴在我心上的那个秤砣更加忽悠悠地摆起来！

会议开始后，我正勾着头在考虑发言。忽然一阵热烈的鼓掌，打断了我的思路。我抬头一看，原来大家在欢迎冬梅！接着公社李书记宣布：请东坡铁姑娘队的队长冬梅同志先发言。这一下把我弄懵了。我心想：这个愣头青啥娄子捅不出来！她在这儿放炮容易，担子却要我挑呀！

我两只眼忙找老队长，想叫他出面挡一挡，先不要捅娄子。老队长靠墙蹲着，吱儿吱儿地抽旱烟。我“吭吭”干咳两声，引他转过脸来，就一个劲地向他打手势挤眼睛，

就差喊出声来。可是老队长手拿旱烟袋，四平八稳地蹲在那儿，朝站在李书记身边的冬梅微笑着，看上去很高兴，丝毫没有阻拦的意思。唉，真没办法呀！

冬梅脸红红的，一只手按着桌角，代表铁姑娘队发起言来。我一听她提的产量跟大字报上写的一模一样，生气地想，增产，增产，谁不知道增产！谁不爱多打粮食？谁不愿给国家多作贡献？可就是这么个条件，你能咋？除非你能一下子把剩下的六十亩旱地变成水地！

“六十亩旱地能不能变成水地？”冬梅声调激昂地说，“能！我们东坡队的贫下中农决心把六十亩旱地全部变成水地，拿回更多粮食，支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！可是有些人，却背着‘增产到顶论’、‘唯条件论’的大包袱，直不起腰，迈不开步，说这‘油水不大了’，说那‘戳破天了’，眼里只有牛马骡，却看不到贫下中农改天换地的无穷力量……”

听，我这个队长还没“正式”哩，就有一大堆麻烦在那儿等着。我浑身上下像有三百只蚂蚁一齐抓挠，从里到外不舒服。肚子里的发言稿，早被搅得七零八落，还发啥言呢！只好抱了头蹲着。



散会后，我兜着一肚子火气往回走。

“哎！继成，等一等——”听到有人在背后喊我。我回头一看，老队长忽闪着青棉袄的前襟，噌噌地追上来了。我气呼呼地站着，连脸也不转。

“嗨，被‘将’了‘军’啦！”老队长乐呵呵地笑道，“‘小将’追上来了，咱们‘老将’得欢迎，也得加劲，要不就落后啦！”我气鼓鼓地冲他说：“这个责任我可担不起。到时候，就别怨我丢了先进。”言外之意就是说，队长这副担子现在是要我来挑呀！

老队长好像全然不懂我的言外之意，仍然乐呵呵地笑道：“冬梅这会儿可成了闯将……”

“闯将！创业难，守业更不容易。”我还是没好气。

“当然，”老队长紧走两步说，“但是只守不创，那就不叫革命了。”登上山头，老队长指着对面山脚下那片果园，深情地说：“唔，看吧，那是守出来的，还是创出来的？”

经他这么一问，我倒不知说什么好了……

吃罢晚饭，我怀着对年轻一代的关心，去找冬梅，想耐心地开导开导她。

冬梅的屋子里亮着灯光。我推门进去，不见人影。桌上摊开着书和笔记本，看样子，她出去不久。我坐在床头，思考着六十亩水地的事，吱啦吱啦抽起烟来。

“咚咚咚”，一阵脚步声，冬梅两腿泥巴地进来了。她把被汗水粘住的短发往后一掠，一双大眼里闪着兴奋的光彩，说：“继成哥，我正要找你。”她把手中的一卷纸打开铺在桌面上，兴冲冲地说：“这是我们铁姑娘队刚画的一张草图，先请你看看。”

我哪有心思看这个，只瞟了一眼，就说：“冬梅，你这炮可放得不小呀！六十亩水地，三年五年成，两三个月可办不到。我看，咱们还是压压产量，更保险些。”冬梅的眼瞪得大大的，在图上指指划划，不服气地争辩说：“怎么办不到？咱这东河坡度大，水量也足。先在这儿一闸，这儿开一条渠，再把水引到这儿蓄起来，就可以提上来浇地。搞得好的，用不上三个月时间。”

我见她反而开导起我来，就不由得有点恼火。领导生产，哪能这样顾前不顾后地蛮干呢！我便说：“做的不像想的那么容易。你把人都拉上去，这积肥、送肥、春播就不搞啦？还有，即使把水引过来，



哪有机器提呀？”冬梅说：“只要抓好政治思想，充分调动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的积极性，调配得当，并不影响其他活路；至于机器，李书记说，可以帮助我们解决。”我一挥手，干脆来了个快刀斩乱麻：“这个漏子我可有责任堵住，别的不说了，就谈谈压产量的事。”

“冬——梅——”铁姑娘队的姑娘们远远地喊起来，冬梅和我招呼了一声，便抓起那张图，头也不回地向东河跑去。

星空底下，东河那儿灯光忽明忽暗，冬梅她们在干啥呢？我想弄个明白，就朝东河那儿走去。

东河，我是熟悉的。修渠引水的事我也想过，但觉得困难太大。我沿着河岸走着，想着，开始感到自己的看法也太主观，觉得冬梅说的也有道理。要能下把狠劲，说不定还真像冬梅说的，能赶出六十亩水地来。

忽然“扑通”一声，像是有人落水。我忙寻声跑去，见有个人站在水里，呵呵笑道：“好，好，冬梅，就这么办，既省工，又牢靠，保险两个月完成。”我一听是老队长的声音，扑上去，要拉他出水。他见我不是冬梅，又呵呵地笑起来。我埋怨他说：“一大把年纪的人了，

还和年轻人一起摔打，看掉下水去啦！”老队长哗啦哗啦蹚着水说：“不是掉下去的，是我想试试水的深浅，证实一下冬梅她们的设计。不错呀，这些小将就是比咱敢想敢干，我服了，你呢？”

清清的河水在星光下发着暗蓝的光，夜是冰冷冰冷的。但是老队长、冬梅和她的伙伴们正在热气腾腾地测定水渠，忘记了寒冷和疲劳。我还有什么说的呢？我一把把老队长拉出水，激动地说：“既然你们都豁出来了，我还怕啥！”就接过老队长手中的标杆，向冬梅对齐。老队长站在我身边，热情地指点着：“还错一点儿，向上！”

当夜，我们就测好了渠道的线路，这时，三星已斜斜地滑下山去了。

我躺在炕上，心里很不平静。我想，把这六十亩水地按期赶出来，不但保住了先进，而且还能给国家多做贡献，冬梅有闯劲，是个好接班人，得向老队长建议建议，选她当副队长，给自己做个帮手挺不错。想着想着，就入睡了。

“咚咚”的敲门声将我惊醒，我翻起身，拉开门一看，见冬梅鞋袜湿湿地站在门口。我问她：“咋啦？”冬梅没回话，拉起我就走。到

东河那儿一看，我吃了一惊：原来昨天夜里我们插好的标杆，一字儿向上游移过去，排队似地站了一行。这儿河床宽，筑坝很不容易，加上地形凹凸不平，不但费工，而且费料，渠道是绝不能从这儿开的。我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就问冬梅：“这是谁搞的？”冬梅指着身后的耕地反问我：“这是哪个队的？”我觉得奇怪，就说：“谁不知道是北坡队的。”她闪动着明亮的大眼说：“我们能不能把渠道从这儿开过来，提高水位，把北坡队的这三十多亩地也变成水地？”

噢，是这么回事！我问：“老队长的意见呢？”

冬梅说：“老队长叫我先问问你。”

“我坚决反对！”我的怒气像火山似地发出来，高喉咙大嗓门地嚷：“你是队长还是会计？为什么出这样的主意？咱烧锅别人下米的事，我

不干！”我气冲冲地去拔标杆。

“别动！”冬梅脸憋得红红的，一把抓住标杆，气呼呼地抢白我：“咱们修水利，搞增产，是为革命还是为谋私利？是光靠队长会计，还是靠广大贫下中农？”我一见她顶撞我，更加粗了脖子红了脸地说：“哼，我看你是成心拆我的台，为什么老队长要走，大事轮到我头上了，你就出来胡跳腾？”我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就去夺标杆。冬梅死死地抓住

一九七四年 (总第五期) 目录	
边防战歌 (诗·四首).....解放军某部 曹衍源 孟新有 时永保 汪远泽 (67)	
军垦姐妹 (叙事诗).....解放军某部 李 锐 (69)	
龙江水长流 (叙事).....王守义 (75)	
田春秀 (叙事).....杜良 王兴安 (79)	
冬梅 (叙事).....杜良 王兴安 (84)	
丰收哨 (上、下集).....武都地区文艺创作学习班集体创作 (87)	
家庭批判会 (小演唱).....解放军某部 刘民安 (93)	
舞台上映红心 (国画).....杨国选 (国画)	
老书记 (国画).....刘志德 (国画)	
申请入党 (国画).....梁 迪 (国画)	
戈壁新貌 (彩色木刻).....马永涛 (国画)	
造环画造景.....甘肃人民出版社供稿 (国画)	
光辉的道路 (速写).....国选 承力 秦冰 (31)	
陇原儿女学大寨 (歌曲).....张主人 丁昆涛 词 (33)	
努力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生活 (原文启事).....本刊编辑部 (98)	

《冬梅》发表在这一期的《甘肃文艺》

